

／ 鲁 ／ 迅 ／ 研 ／ 究 ／ 遗 ／ 珠 ／ 之 ／ 一 ／



鲁迅谈话辑录

◎ 武德运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鲁迅研究遗珠之一

◎ 武德运

鲁迅

谈话辑录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谈话辑录/武德运编.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1
(鲁迅研究遗珠;1)

ISBN 7-5013-1465-9

I. 鲁… II. 武… III. 鲁迅-语录 IV. 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095 号

书名 鲁迅谈话辑录
著者 武德运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60(千字)
版次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ISBN 7-5013-1465-9/I·131
定价 9.00 元

说 明

一、鲁迅博大精深的思想，既反映在他的著作中，也表现在日常的谈话里。鲁迅著作有《鲁迅全集》和各种选本，随时都可阅览；但鲁迅的谈话却零星散见，翻检不易。而这些谈话常常涉及到鲁迅的生平、思想、著作和事业等各方面；其中有些还是著作中不包括的，或是著作中没有进一步展开的，因而互相参阅，将可以加深对著作的理解。所以，这些谈话对了解鲁迅、研究鲁迅很有参考价值。为了配合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特将鲁迅平时与人们接触中的谈话，予以辑录、整理，以供参考。

二、鲁迅日常谈话很多，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句句照录。现仅将有关鲁迅生平、思想、事业和表达对某种事物的见解的谈话，进行选择辑录。辑录时，原则上依据直接和鲁迅有过接触的人的记载。重点放在著作中没有包括的谈话（凡是已见鲁迅著作或书信中，就不再收录），如意思相近，则酌予收录，以便互相印证。

三、由于回忆文章的作者大都健在，所以有些文章虽早已发表，后来却由作者本人作过订正、或者由编辑校改了明显的错误，因而更准确，所以材料一般选用最新和常见书刊。这样既便于读者查找有关谈话的出处，也不影响查对最先发表的报刊（因一般在文末都注明最先发表处）。

四、为了节约篇幅，谈话背景一般都省略不注。但由于是节录，有些意思就不甚明了。遇到这种情况，必要时加以按语。同时也注明出处，也就为进一步核对提供了线索。

五、为了便于查找,将意思相近的谈话相对地集中,并大体作了分类,但未必准确,仅供参考。

六、由于是谈话辑录,不是著作言论摘录,所以只能是涉及到某一方面的原文照录,不可能面面俱到。

七、由于本人见闻不广,水平有限,辑录难免有粗疏遗漏的地方,或其他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编者

1997年8月

目 录

说明

自我评述

生平与家庭	(3)
思想与主张	(30)
著作与翻译	(44)

论文学与艺术

总论	(61)
文艺与革命	(63)
创作·批评·鉴赏	(68)
小说·诗·杂文	(80)
戏剧与电影	(84)
美术	(87)
翻译	(94)
中外作家评述	(96)
青年作家的培养	(101)

谈社会与人生

革命与人道主义	(113)
中日关系	(130)
针砭时弊	(133)
读书治学	(142)
历史人物评述	(146)
知识分子	(150)
青年·儿童·妇女	(152)
人情世态	(160)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168)
引文作者简介	(171)
鲁海遗珠	(193)

——关于整理鲁迅谈话的一些体会

自我评述

生平与家庭

我所爱的绍兴，不是为封建时代官僚、乡绅、地主所恶化所俗化的绍兴，而是原来未经恶化俗化的土著的绍兴。

——转摘自 鹤逸 《鲁迅先生与乡土艺术》

见 《云南日报》1956年10月19日

绍兴地方不好住，住在绍兴非要走衙门，捧官场不可，这种事我都搞不来。

——转摘自 阮和荪《谈鲁迅二三事》 见

《乡友忆鲁迅》第39页

我以为绍兴人讲不好普通话与“绍兴师爷”有关，为什么呢？自从清朝雍正年间绍兴人邬先生为河南巡抚田文镜破格重用，言听计从，他是绍兴师爷的祖师，此后《抚豫宣化录》一书，幕府中人视为枕中鸿宝。绍兴幕友遍及全国十八省，上自总督巡抚，下至州县佐杂，哪一个衙门没有绍兴师爷？也有刑名师爷，也有钱谷师爷，也有书启师爷，几乎幕府文书的事全由绍兴人包办了。做师爷的脾气高傲的占多数，他们是一言不合，就捧起铺盖；建议不从，就辞去不干。他们平时不上签押房（即办公处），有事只有老爷屈尊到师爷的住房里，师爷满口绍兴土话，不管老爷懂不懂，只有老爷静听师爷的话语，师爷们不肯讲老爷所能懂的话。好在绍兴的语言系统，不

像闽、粤、瓯等地的语言侏离难通，日子一久，老爷们也就能听惯听懂绍兴话了。习惯相沿，绍兴人不学普通话，也学不好普通话了。

——摘自 陈觉民 《鲁迅先生二三事》 见
《西湖》1982 年第 9 期

这两个字(按：指“豫”和“预”)原是一样的，但在我是两样的。我的父亲为我取名的意思，是希望我成为“豫章之材”。而我呢，还在“预”备，我在杭州教书，也教的是预科。所以我总是写这个“预”，不写那个“豫”。

——转摘自 祝静远 《回忆鲁迅先生》 见
《浙江日报》1956 年 9 月 23 日

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年，也许要成为女英雄呢。

——转摘自 许广平 《母亲》 见 《欣慰的
纪念》第 146 页

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

——转摘自 萧红 《回忆鲁迅先生》 见
《鲁迅回忆录》一集第 265 页

我的儿童时代刚结束，家里非常穷，缺少穿的衣服，为了御寒，就一个劲地吃辣椒，而且这样也可以少吃东西。辣椒是刺激胃的。会使你有一种吃饱了的感觉。这玩意儿对胃可很不好。

——转摘自 (日)增田涉 《鲁迅传》 见
《鲁迅研究资料》(2)第 368 页

我不大吃酒，我的胃病并非因酒而起。说来年长远了，还是从前初次离开绍兴到南京进水师学堂的时候，冬天气候冷，没了衣服

穿,于是不得不多吃辣椒以御寒,可就拿胃吃坏了。

——转摘自 杨霁云《琐忆鲁迅》、见 《逸经》
1936 年第 19 期

在南京考学堂的时候,因为天气冷,穿的是单裤,……就只好多吃辣椒,大概由咳嗽,辣椒就转成肺病了……。

——转摘自 萧军 《时代——鲁迅——时代》
见 《鲁迅研究文丛》第一辑

我吸香烟是不管好丑都可以的,因为虽然吸得多,却是并不吞到肚子里。

——转摘自 许广平 《鲁迅先生的香烟》 见
《欣慰的纪念》第 132 页

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喝醉过。

——转摘自 萧红 《回忆鲁迅先生》 见
《鲁迅回忆录》一集第 279 页

一个人的,最好是困硬板;而且被不应该多盖!

——转摘自 许钦文 《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 见 《学习鲁迅先生》第 39 页

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成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转摘自 孙伏园 《哭鲁迅先生》 见
《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一辑

我也曾学过海军,现在知道的人是很少了,一般人都以为我仅学过医学。校名雷电,实习时都只能在内舱机器间中,后来知道只有福建人才可以在舱面甲板上工作,外省人一律只好管理机器间。照这样下去,等到船沉了还钻在里面不知道呢!所以我就不干了。

——转摘自 杨霁云 《琐忆鲁迅》 见 《逸经》1936 年第 19 期

(按:鲁迅谈到他和朱安女士的结婚时说道——)我因为生气和烦躁搞得神经衰弱……那时,家里的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

——转摘自 程广林 《日本人关于鲁迅旧式婚姻问题的探讨》 见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 年第 3 期

(按:鲁迅谈到母亲给他娶的朱安女士时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转摘自 许寿裳 《西三条胡同住屋》 见
《亡友鲁迅印象记》第 60 页

我加入的是光复会,不过这件事没有人知道,他们晓得了要更不高兴的。

——转摘自 胡风 《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生长起来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
及文学活动四十周年》 见 《鲁迅论》第

光复会非失败不可,它可以说连能够称得上政纲的政纲都没有……

我可是就属于光复会的。……我们那时候,实在简单得很。

——转摘自 冯雪峰 《从思想上又有新的发展的征象之一》 见 《回忆鲁迅》第180页

在日本时曾参加章太炎等领导的光复会,谈起革命,我也算是老革命的(笑声),论起革命不是好玩的,也不是好干的。现在革命越来越不好干了。杀的杀,捕的捕,包打听随时在钉梢。革命者掉队的掉队,出洋的出洋,逃跑的逃跑了。我呢,现在才来革命,才开始感到兴趣,就是人家不干了,我才干的。自从杨杏佛被刺以来,敌人不断地写恐吓信给我,我则置之一笑……

——转摘自 陈广 《记鲁迅先生的一次谈话》
见 《回忆伟大的鲁迅》第188页

我在清末搞革命运动时,上级曾命令我去暗杀一个要人。但是我在出发时提出,我自己说不定会被捕、被杀或是怎么的,假如我死了,剩下母亲一人,你们将怎样安排我的母亲呢?回答是:你这么挂念后事不行,你不要去了。

——转摘自 (日)增田涉 《鲁迅的印象》 见
《鲁迅研究资料》

在反清革命运动鼎盛的时候,我跟革命的强盗颇有些往来。强盗们吃肉,是拿出这么大的家伙(他用手作了一个比划),你要是不把它全部吃掉,他们可要生气哩。我想他们是不会对我满意的。

——转摘自 (日)增田涉 《鲁迅传》 见
《鲁迅研究资料》(2) 第 368 页

(按:当钱玄同想当然地推测许广平的笔名“景宋”是因景仰宋广平时,鲁迅说——)玄同完全错了,你对他说,他的推理是完全靠不住的。我告诉你:许公的母亲姓宋,因她为景仰母亲,所以自号“景宋”,至于她名“广平”,也和宋广平全不相干,只是广东的风气,常常喜欢把地名放在名字当中,例如她名“广平”,她的妹妹名“东平”,何尝有宋广平的影子呢?

——转摘自 孙伏园 《腊叶》 见 《鲁迅先生二三事》第 31 页

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转摘自 许寿裳 《怀亡友鲁迅》 见
《我所认识的鲁迅》第 7 页

我们到日本来,不是来学虚伪的仪式的。这种辱骂(按:指当时一些日本少年经常当面辱骂中国留学生)倒可以编在我们的民族歌曲里,鞭策我们发愤图强。

——转摘自 厉绥之 《五十年前的学友——
鲁迅先生》 见 《鲁迅回忆录》二集 第
329 页

我在十八岁那年,抱着为在将来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的良好愿望,考进了南京水师学堂。那个时候,英美各列强都用海军侵略中国,眼看这种情形,我青春的血沸腾了起来。我决心当个好海军。可是不到半年,我便退出了水师学堂,转入到南京矿务学堂。

当时我想,要使中国富强起来,最要紧的任务,应该是先发展矿业、工业。于是我抓紧学习,直到毕业。毕业后,我的想法又变了。觉得,中国要富强,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改良人种,把中国人改良成为强种人。我认为,日本之所以成了强国,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明治维新又是从发展现代医学开始的。所以,我抛弃了在中国搞矿业的想法,去了日本,开始学医。

我在日本学医是在一个小地方。有一天,学校演电影。我在电影里看到一个中国人给外国人当探子,被外国人抓起来枪毙了。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对我刺激也很大。我想,光搞医学,使中国人强壮还不行,必须提倡新文学要从精神上,先使中国复活起来。于是,我又放弃了学医,转向研究文艺,开始了写小说。

——转摘自 李政文 《鲁迅约见朝鲜友人的一封信》 见 《新文学史料》1983 年第 3 期第 178—179 页

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按:即周作人)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转摘自 许寿裳 《归国在杭州教书》 见 《亡友鲁迅印象记》第 29 页

我在教育部见天(按:即每天)学做官。

.....

我每天签个到,一个字值好些钱呀,除了报到,什么事也不干。

——转摘自 许广平 《鲁迅故居和藏书》 见 《鲁迅研究资料》(1)第 137—138 页

我对启明(按:即周作人),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

其是他那一位夫人。

——转摘自 《郁达夫忆鲁迅》第 28 页

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日本人，名叫信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转摘自 许广平 《所谓弟兄》 见 《鲁迅回忆录》第 49 页

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来了，生活才能够有点预算，比较不那么发愁了。

——转摘自 许广平 《关于兄弟》 见 《鲁迅回忆录》第 51—52 页

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转摘自 许广平 《所谓兄弟》 见 《鲁迅回忆录》第 51 页

（按：有次鲁迅用点心招待许广平等人时，许广平好奇地问为什么不用这招待别人时，鲁迅叹息地说——）你不晓得的，有些少爷真难弄，吃了有时反而会说我阔气，经常吃这样点心，不会相信我是偶然的。

——转摘自 许广平 《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
见 《欣慰的纪念》第 115 页